

《评琴书屋医略》

提要

《医略》三卷，番禺潘兰坪著。外感内伤已备其要，潘氏因儿侄辈从师羊城，恐功课之暇，风寒不慎，饮食不节，因订外感、春温、暑湿、泻、痢、疟、七症方与之，服后多效，爰增为三十三症，以利家者利世。说理通达，立方平稳，既无伏邪之患，亦无伤元之变。得此一篇不难，按病拣方，可免庸医药误，其功溥矣。细观全书，简明赅备，不偏不倚，而感冒分四时论治，春温不从叶法，尤有心得。

自叙

儿侄辈从师羊城，余虑其功课之余，风寒不慎，饮食不节，因订外感、春温、暑、湿、泻、痢、疟七症方与之，庶免临渴而掘井。后据云服之多效，即馆友亦有遵此法而除病者。余闻其验，遂翻阅自著旧方，皆从平稳立法，既无伏邪之患，亦无伤元之变，始则欲便子侄，继则思并益同人，因复增入头、心、腰、腹、胁、脚，耳、牙、疝气、痿痹诸痛，小便、大便、衄、吐诸血，又消渴、呕吐、噎膈、反胃、霍乱、黄疸、淋浊、癃闭、遗精、咳嗽诸症。大抵少年辈，起居饮食不谨所致者，共成三十三症，此外症治虽尚多遗略，但此中数症，实人生所易患，且又每见时医误治，而世人受其害者不少，是以不必求其全，而思撮其要，拟付梓人，公诸同好，俾不知医者，亦得自为调理，不致为庸医所误。凡初起轻恙按法服之，谅易就痊。至若久恙、重恙，又不敢谓能尽奏效也。

番禺潘名熊兰坪氏自序于西村之评琴书屋

《医略》目录卷一外感春温(附冬温)暑症(附案一)湿症泄泻痢症(附时行传染)疟症(附案二)卷二消渴呕吐(附噎膈反胃)疸症(附案二)头痛(附偏正头风)腹痛(附疝气霍乱案一)心痛(附案一)胁痛腰痛脚痛(附痿痹)耳痛(附耳鸣耳聋)牙痛卷三淋症(附浊症癃闭案二)遗精大便血小便血衄血(齿衄鼻衄同治)吐血(附案四)咳嗽(附案一)附(寄冯友人脾胃论古方诗题赠)

凡例

一是书专为不知医者备，临时急用，因加圈点，以便或忙中检阅证治，仅从粗浅立论，方药亦从平稳立法。

一书中列证，祇就少年辈饮食起居不慎，七情六气易伤，拟方商治，故妇科、小儿科与高年久恙诸证治，一概不参入。

一方下列应加药味中有列至八九味之多者，非谓必须尽数加入，倘于所见症有相合，不过加入两三味耳。盖方内药味，或宜于因症加减，不必尽照原方

与分钱之数也。

一凡医家订方选药，必须先求无过，然后再求有功。况此《医略》为未涉医者，巾箱便用，选药尤宜谨慎，是以方立祇取平淡，不尚神奇。但因症加药处，又不得不选入大辛热大苦寒之品，以防剧恙，倘看书者，能小心因症酌加，谅亦调剂得当也。

评琴书屋主人谨识

序

医之道微矣，四难未审，二反遽施，毫厘之差，滋曼弥甚。自张仲景垂范，援证立方，本论阐于伤寒，杂治编于金匱，晰奇胥于针鼻，转愈，死于麦芒。千祀以还，咸资准的。然而传经中络，受病固殊，辛热苦寒，施剂尤剧。偶遇嚏魃，诂假乌头作帝，才逢痃痞，即推蜚母为君，斧伐或致伤元，升提因之耗液，欲登仁寿，厥道无由，此吾友潘君兰坪所以有《医略》之作也。原夫风寒异中，汤别桂麻，表里殊攻，治归经脉，而浊从鼻入息，祇透于膜原，寒以阳舒气，或蒸为内热。毫毛所中，诂由关膈之经，洒淅为淫，末入支兰之藏。君乃别伤为感，异热于寒，取冲淡以养和，杂芳香而逐秽，列柴胡于八阵，方嗤景岳之粗，厘暑热于三焦，全守河间之法。复以湿蒸痞起，痢重泻溏，辨呕吐之实虚，审制消于水火，不贪污下，微判清温，则以外感温热立法，而湿疟、泻痢，消渴、呕吐诸证附焉。自是以还，不胫而走，执简问明堂之诀，叩门求禁要之方。君复删掇《外台》，折衷诊籍，以为户枢不转则痛扰诸官，主藏失调则血凌百脉。不分部次，何殊隔幕之覘未酌盈虚，卒有溃川之变。况复郁蒸成疾，癰闭为灾，州都无气化之官，水府窒司冥之令。轩辕失驭，浊黄溢于龙门；金火相刑，虚白伤其虎穴。爰分痛血，逮夫浊淋，辨燥湿于疽遗，别风邪于咳喘。集方七十七首，列证三十三门，不须五诊之能，悉合六微之旨，洵可家藏笥篋，人免禄氛矣。或者谓扁鹊善医，随俗为变，邯鄲贵妇为带下医，雒阳重老为耳目痹医，咸阳爱小为小儿医。君于诸条来遑举例，不知邪淫客感，病多中于少年。春蚕秋杼，易招于诊气。治惟先乎腠理，患靡入于膏肓。若夫权乡称考，度阁娱珍，颐养当慎于重茵，权与诂资乎百草。婴童周醉亦传百问之篇；妇女专科，别立奇经之部。无求泛滥，庶便巾箱。至于调和六凿，消息三停，仲氏战毫，长兄治色，占无妄之有喜，以不药为中医，此视人之调剂，尤属君之宏愿也。悉以杀青甫竟，问道于盲，爰以他言，弁诸卷首。学惭好问，敢污李杲之书；世有史迁，待续仓公之传。

同治四年四月同里李光廷序

附诗并各题赠

儿侄辈遵余所著《医略》试之颇效因有学医之志作诗晓之

小道仍难哉(儿侄曾言业儒之难)，谁能信无过，书亦充栋梁，诂易万卷破。无恒不可作，良庸分动息，医良能济人，医庸必贾祸。证不疑似分，药味彼此妥，误用同操刀，敢信无因果。知之惟最佳，业之未必可，学也禄在中，医岂富而哿作歌晓尔曹，儒术斯慰我。

陈古樵明府(璞)云：作者精于医而戒其子不为医，此真实本领，绝大见识，慈悲心事，其语不徒，训子可与世上一切学医者读之。

荷花生日日适《医略》著成偶得数韵遣兴

荷香袭书书芬清，仰屋而著初告成，文字有缘遂余欲，豕鱼无讹命儿录。老来文物倍关情，颠连疾苦为之矜，寿纵百年终有尽，吾没何术裨主灵。偶然有得著《医略》，酌古准今述不作，将期拯厄亦扶元，分递水村与山郭。家家养得无病身，（白+白/本）（白+白/本）共作太平民，对花沉吟讽不倦，彼苍何时慰吾愿。

蒋湘渔上舍(灏)云：仁者之心，仁者之言，愿与众生佛前焚香赞诵。

黄铭石广文(德华)云：本平素之净修，垂普渡之宝筏，如诵长阿含经，使彼诸天增益五福，直合佛手仙心，并传不朽。

张韞玉明经(仕辉)云：先生工诗，诗言其志，先生明医，医会其意。锦囊青囊，不忍自秘，总勒成书，(先生另续刻评琴书屋吟草二卷故云)举以问世，得公之诗，将见愈愚，传公之医，犹能醒寐。

崔寿如茂才(廷森)云：兰坪先生禅理深邃，时于吟咏见性真，所著《医略》一书，不异金绳宝筏，以之拯救众生，是能具大法力者。

弟尧臣明府(亮功)云：兰坪大兄《医略》一书，证辨而方良，慈航普渡，其禅而医乎复读诸作，一片慈悲心事，情见乎词，大菩萨心肠，善知识法施，如是如是。评琴书屋医略 卷一

外 感 症

即伤风症。稍贪风凉，最易感受，见症头痛鼻塞，或发热咳嗽，因时用药，治法较妥，今即春夏秋冬，订方列左。

春日外感

经云：春伤于风。又云：春伤于温，谓春日受风，其气已温，须防夹入春温一症，温邪忌汗故也。春主升，夏主泄，即外感亦忌大发汗(春温症见下。倘口干舌燥，壮热烦冤，便是春温的症，当从下篇春温法治)

北杏仁一钱半 紫苏梗一钱半 嫩竹叶四钱鲜取剪碎煎 建神曲一钱半
细甘草八分 梔子壳一钱半

加葱白四钱，淡豆豉三钱，同煎，头痛加连翘、钩藤。有痰而渴，加鲜竹茹、瓜蒌(皮仁任用)。不渴加半夏、芥子。咳加桔梗、杷叶。食滞加莱菔子、

麦芽。曾食肥膩加山查。实热加芩连(梔壳改用梔仁)。夜热加丹皮、地骨。倘气虚中寒者，独用葱豉汤加党参四五钱，生姜四五片，煎服。便合其黄芪、神曲，亦可酌加。若气血两虚而见微寒微热者，用参归桂枝汤加陈皮煎(方即桂枝汤加人参当归)。

夏日外感

夏伤于湿，当佐以去湿；夏易感暑，当佐以清暑。

北杏仁二三钱 川滑石三四钱 青蒿梗二三钱 建中曲一二钱 甘草梢七八分 冬瓜皮四五钱

加鲜莲叶三四钱葱一二条为引。

湿盛再加苍术，或茵陈苓皮，小便黄短加梔子、木通。另有见症加药与气虚中寒者当看前春日外感所列。

秋日外感

秋伤于燥，辛温药宜少用。

北杏仁二三钱 神曲一二钱 杷叶二三钱梨皮三四钱 甘草七八分

加鲜莲叶三钱，鲜紫苏叶一钱，为引。

发热而咳加土桑白皮三四钱，地骨皮三四钱。燥渴加麦冬、知母或鲜活水芦根生、粉葛肉(二物代茶亦佳)。兼受秋暑气加滑石、冬瓜皮，或乘露，或鲜嫩竹叶。另有见症，当加药，与气虚中寒者，仍看前春日外感所列。

冬日外感

冬伤于寒，且秋主收，冬主藏，用药辛散些不妨，但冬温症，非所宜耳(冬温症见下春温症注)。南方风伤卫者多，寒伤营者少，如确伤寒自有仲景师伤寒证治，可考不复赘。

北杏仁二三钱 神曲二三钱 苏叶二三钱防风一二钱 甘草七八分

加生姜二三片葱一二条为引。

另有见症当加药，与气虚中寒者，仍看前春日外感所列。

春 温 症

(冬温同论症治)

冬伤于寒，春必病温，盖寒邪久伏，已经化热，且入春感于少阳，大旨以清凉为主，故古人用黄芩汤，清心凉膈散，诚以苦寒坚阴为正治。此症初起壮热烦冤，口干舌燥，必然并见。最忌辛温散药，劫伤津液，与寻常外感治法不同。若外邪先受，引动在里伏热，必先用微辛凉以解新邪，如葱豉汤最为捷径，表分肃清，然后进苦寒以清里热。此法时医不讲，动用柴葛羌防发汗伤津，以至谵语神昏(元神寄养于津液之中，若津液伤，则神失所养而昏)，幻症百出，终归莫救，诚堪浩叹。冬应寒而反热，亦有是症，其名冬温。见症同治法

同均忌汗。

白芍二钱 连翘一钱半 梔子梔 北杏仁钱半 黄芩一钱半 甘草八分

加鲜竹叶三钱，剪碎同煎。

渴加麦冬、莲子心、鲜梨皮、鲜芦根、花粉等。胃热加知母、石膏、粳米。若舌干恶饮为热伏心营(喉燥舌干喜饮水者，热在气分；喉燥舌干恶饮水者，热在血分)，加犀角、生地、银花、麦冬、天冬(去芩芍杏梔用竹心代竹叶)，夜热加地骨、丹皮、青蒿、生地(去梔芩)。又兼风者，名风温(其症兼见汗出咳嗽)，加入薄荷梗、牛蒡子之属。兼湿者名湿温，加入鲜芦根、川滑石之流。倘此外更有兼症，宜参考叶氏书治之。

暑症

未夏至为病温，已夏至为病暑，发热而心烦为暑热的症，前人有伤暑、中暑之分，因有阴暑阳暑之辨。伤阴暑者，其脉虚，症见发热恶寒，手足微厥，腠理开则洒洒然寒，闭则蒸蒸热闷，治有三物白饮、清暑益气汤等法。中阳暑者，其脉洪大或洪而弱，症见大发热烦渴，自汗面垢，体倦气息喘促，日晡病减，治有六一散、白虎汤加人参加竹叶、麦冬等法(阳暑大忌香薷温散，叶氏亦有小用而佐以黄连者)。至若种种传变，前贤各有精义可参，兹不重悉。秋后更有暑热伏气之病，《临症指南》邵新甫引述颇详，当参考之。兹拟方仅为阳暑症，轻者立法商治(若阴暑症当用前所列阴暑三方加减主治，拟方不合，用若汗频泄者为暑伤元气，当用清暑益气汤加减治之，倘已成暑症下，症论之已悉，可参考)。

川滑石四钱 绵茵陈一钱半 青蒿梗三钱 甘草梢八分 细木通一钱半
北杏仁梔BR>加鲜莲叶三钱 鲜丝瓜叶三钱，并剪碎，同煎。

气分有实热酌加石膏、知母或梔子芩连。心热烦渴加麦冬、莲子心或鲜竹心、鲜芦根(去木通、茵陈，若烦渴甚用西瓜汁、淡水梨汁代茶，亦佳)。如舌绛赤，暑已入心营，加犀角、麦冬、生地、银花、连翘、元参，少佐菖蒲三四分(去杏仁、青蒿、木通、茵陈)，其鲜嫩竹叶、西瓜翠衣、冬瓜皮、绿豆皮，暑热皆堪酌用。如无汗，即阳暑亦不妨少佐香薷六七分，叶氏谓香薷佐丝瓜叶能祛暑中之风。暑风外袭，肺胃气阻，即阳暑，亦有无汗者，凡暑日发热兼咳嗽者，名暑风，不须风药过散，即本方少佐香薷或参入桑白、杷叶、桔梗、薄荷梗便合。

附案(暑邪变症)

暑之阴阳，治各不同，其分别固为最要，复思长夏湿热交蒸，暑必夹湿，夏热人喜当风，易感暑风，更当分别，何者轻重余在羊城，诊琴友杨君星门

暑邪变疟一症。初患暑时医谓外感重而暑湿轻，用柴葛羌防从风治(暑风作冬日风寒治谬甚)；更医谓湿重用苍术、茵陈；又更医谓热重用芩连知柏，终归罔效，以致暑热不解而成疟。邀余诊，以三说询余，余曰：是不难辨，即君亦能自辨之。古人谓伤风恶风，伤寒恶寒，伤食恶食推之，凡察其所恶，即知其所伤。今君喜披襟当风，是不恶风非伤于风可知。渴喜凉饮，饮多无痞满之患(湿病多饮必觉胸脘痞满)，且进西瓜梨汁，更觉胸脘畅适，是不恶湿，非伤于湿可知。疟来身热炽，且心热而烦(暑先入心心烦是暑的症)，贪凉而恶热，是伤于暑热可断，况脉亦洪大耶？但暑热无质无形，本伏三焦气分，后医未读刘河间先生书，不知治暑法，程从用苦寒作六经实热主治，故仍不效耳。兹拟方，遵河间治暑，热当先清肃上焦气分，法选辛凉轻清之品，投剂凉无不效。果服二剂病减，四剂病痊。方用石膏、知母、麦冬、鲜嫩竹叶、滑石各三钱，莲子心、甘草各八分，香薷五分，同煎服。其出入加减，亦不过地骨、莲叶、洋参、粳米。

湿症

湿有中湿、寒湿、风湿、酒湿、湿热、湿温、湿痹、湿痰之名，理宜分内因外因之治。兹订中和渗湿之剂，当察其所因而加减治之。凡湿症舌多白，脉濡缓，湿郁则脉象兼呆钝。仲景师云；湿家忌发汗，汗之变痉厥，患湿者不可不知。

茯苓皮四钱 绵茵陈一钱半 北杏仁一钱半 大腹皮二钱 白茯苓二钱 闽泽泻一钱半

加梔子一钱、淡豆豉二钱，引。或用通草五六钱，先煎汤去渣，将汤代水煎药。脾虚受湿加白术、苍术(去梔子杏)。舌白恶饮，或周身尽痛(此湿阻气机，以至气不能运行，故周身尽痛)宜加白蔻仁、马兜铃、或藿香梗、滑石。湿热加黄柏、黄芩。寒湿加附子、干姜(去梔子腹皮杏)。风湿加防风、藿香叶。湿痹加防风、狗脊。湿温重用鲜芦根、通草煎汤代水(去猪泽加滑石甘草)。酒湿加枳椇子、葛花。湿痰加制半夏、陈皮。

又湿在上宜防风，湿在中宜苍术，湿在下宜利小便(即本方或再加滑石车前便合)，湿在周身宜乌药、羌活、狗脊等，湿在两臂宜灵仙、桑枝、桑寄生等，湿在两股宜牛膝、防己、萆薢等。审其患湿之处而方中加以主治之药为引道，则发药治病无不效矣。

泄 泻 症

书云：湿成五泻(飧溏鹜濡滑)。又云：气滞为胀，湿郁为泻，可知泻不外乎湿。然有腹痛，必兼食积；无腹痛，但湿郁阳明。

苍术一钱半 云苓三钱 陈皮一钱 木瓜一钱 防风一钱 猪苓二钱

腹皮一钱半 泽泻一钱半

方内苍术不觉燥加多，觉燥减少。至若腹痛则加木香、或湿槟榔、藿香梗。食积加厚朴、神曲或莱菔子、山查(或去腹皮木瓜)。酒积加干葛。热加芩连。寒加桂枝、吴萸、附子(去猪苓、腹皮、防风○凡大辛热大苦寒药，未涉医者，宜逐味渐加为稳。书首凡例已经列明)脾虚加人参、白术、附子(去腹皮、茯苓、泽泻)。若五更后泻且有定时者，为脾肾皆虚，宜四神丸加人参、茯苓、白术、附子、粟壳之类。又凡痛而泻，泻而痛减者，食积。若痛而泻，泻而痛不减者，乃土衰木乘(脾虚故泻，肝实故痛)宜用土炒白术三钱，炒白芍二钱，陈皮一钱，防风一钱(此名痛泻要方)或更加木瓜一钱，炒莲叶二钱，同煎，人参、茯苓、炙甘草、煨干葛皆可酌加。久泻者，须少佐升麻数分(二症上拟方皆不合用)。

痢症

见症里急后重，腹痛欲便，不便湿热食积相并，则成此症。痢色有赤有白之不同，亦因其受病有热重湿重之各异。热胜于湿则伤胃之血分而为赤痢，湿胜于热则伤胃之气分而为白痢，若赤白各半，则气血两伤。治法当宗刘河间先生调气和血之旨(和血则脓血自愈，调气则后重自除)，兹因将赤痢、白痢、赤白痢，分症处方治之。

赤痢方

金银花三钱 建神曲一钱半 山查核二钱 当归身一钱 红曲米一钱
生甘草八分 云黄连一钱

或加陈茶结糖各三钱同煎。

痢色赤甚或酌加红花六七分，地榆七八分引。

热甚黄连、银花各再加一二钱。湿加滑石、防风。食滞加莱菔子苗、厚朴。腹痛频加木香数分。便涩滞而大痛加酒炒大黄数分或钱零。若久痢微痛涩滞而燥渴者为下多伤阴加生地、阿胶、黑芝麻、白芍(去二曲、山查、连)，或独用六味地黄汤主治。凡痛缓积稀为热滞渐去，当和血，生熟地黄、生制首乌、当归、白芍、黑豆、黑芝麻为要药(去二曲连山查)。

白痢方

川滑石三钱 炒银花二钱 建神曲一钱半 泡苍术一钱 绵茵陈二钱
生甘草五分 防风肉一钱

加炒香莲叶二钱为引(鲜干任用)。

湿微或渴减苍术，湿盛不渴加苍术，或再加白术、茯苓。另有见症当加药当看前赤痢症所列。

赤白痢方

银花三钱 建神曲一钱半 青皮五分 防风八分 滑石三分 黄连七分，土炒 陈皮五分甘草八分

加当归五分、苍术五分为引。

如赤多于白当归倍苍术(或再加多些银花黄连)。白多于赤苍术倍当归(加多些防风)。服二三剂后若得痛缓积稀加白术、茯苓、当归、白芍以调和气血(去滑石、青皮，或再去黄连、苍术减少银花，或再加木瓜、甘草改用炙)。

另有见症当加药乃看前赤痢所列。

凡久痢仍脉数有热香连丸最佳。倘赤白将尽症，转脉虚自汗，真人养脏汤诃子散在所必用。

经验赤白痢方。银花、滑石、白糖各等分，多煎代茶漫饮。(又赤痢银花倍滑石，白痢滑石倍银花)痢已久便仍滞，加打破黑芝麻同煎，口干渴加生粉葛肉同煎。

附论时行传染二症

痢症惯有时行与传染二种，尤当分别治之。时行者，从皮毛而入，症必兼见微恶寒邪，风所过行于一家则一家病，行于一乡则一乡病，当宗喻嘉言初用辛凉解表，次用苦寒清里，法宜败毒散加减。传染者从口鼻入，症不见恶寒，秽气所触，染一人则一人病，染一方则一方病，当宗刘河间调气行血法，宜芍药汤或参入藿香正气散加减治之。

疟症

疟一日一发者，其邪浅，两日一发者，其邪深；三日一发者，名三阴疟，流连难愈。其邪原伏少阳，入与阴争则寒，出与阳争则热，争则病作，息则病止。其邪仍伏，本经寒热之来，必应期而至。若寒热模糊，来势混而难分，此邪气重而正气怯。若寒热相等作，止有时斯，邪气轻而正气不甚，虚兹拟方先从正气未虚者商治。

建神曲二三钱 黄芩一二钱 青皮八分法夏曲二三钱 青蒿二三钱 甘草八分

春冬加姜枣，夏秋加莲叶(久疟与冬月皆去青蒿加柴胡)。

寒多加草果或桂枝。热多加知母或石膏(凡发热无汗最忌石膏，慎之。又有汗忌丹皮，无汗忌白芍，均不可不知)。渴加花粉、麦冬(去二曲)。痰多加瓜蒌、夏曲改用半夏。夜热加丹皮、地骨(去二曲)。夏日湿盛加滑石、茵陈。不渴寒多加苍术，兼暑热加滑石、黄连。秋燥(去二曲、青皮、芩)加桑白皮、地骨皮、麦冬、杷叶、或鲜芦根、冬瓜皮、梨皮。若正气虚者(拟方不合用)宜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之。又单寒无热宜用附子理中汤加柴胡。单热无寒宜用白虎汤少加桂枝。

此症发于夏秋者，暑湿为患者居多，暑必夹湿，当分暑与湿何者为重暑热重者症来者必热重而寒微，唇舌必绛赤烦渴而喜凉饮，饮多无痞满之患，当宗桂枝白虎汤法及六一散加入辛凉之品治之(凉如麦冬、竹叶、莲叶类，辛如青蒿、香薷类)。湿邪重者，症来时虽则热势蒸熯，舌必有黏腻之苔，渴喜暖汤，胸脘觉痞胀呕恶，当宗藿香正气散及二陈汤去甘草加北杏仁、白蔻仁、生姜之类治之。

凡首列拟方原为轻症，投剂更有偏于寒者，主以大剂姜、桂、附。偏于热者主以大剂石膏、苓、连。王太仆云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，益火之源以消阴翳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，壮水之主以制阳光。赵养葵遵之，以八味丸益火之源，六味丸壮水之主，治久症多以此法收功(六味是益阴和阳法，脉与症确阳胜于阴而后用此阴药，方无胎累，慎之)。

倘间日一发者，非疟期日，不宜用表药，祛邪亦不宜蔽固其邪。有湿者去湿，有热者清热，有滞者行滞，总以疏荡其邪为主。若气血虚者当佐以扶元。至期日然后用表药，以祛邪外出。服药宜早三个时许。三阴疟之治法亦然。期前后两日亦但当扶正，至期日然后少佐表药以祛邪，即春夏令主升泄柴胡亦当少佐。凡久病必入络须用当归、桃仁，少佐红花(上三味活络血下三味疏经气)草果、桂枝、柴胡，自能透邪外出。

兹拟因暑热成间日疟者立一法治(其余各因可推)。

间日疟期前一日后一日服方(剂宜轻小)。

建神曲一钱半 夏曲一钱半 陈皮三分甘草三分 生扁豆三钱，不打加鲜莲叶三钱，切碎，同煎。

热加鲜竹茹。渴加麦冬、芦根。湿加茵陈。食滞加谷麦芽。虚加参术。寒加生姜、煨姜。有痰倍夏曲。

疟期日即用上初拟治疟六味原方，并参所列加减法治之。体虚者用补中益气汤加减。

三阴疟，余每用补中益气汤与何人饮法加减治之，疟期前后两日治法专主扶正。

三阴疟期前两日后两日服方(亦宜轻剂)。

党参三钱 首乌一钱，制 神曲七分，炒 陈皮四分) 当归一钱加生姜一二斤(有痰加半夏脾虚加白术大枣或更佐人参)。

三阴疟期日服方(早三个时服或五更服亦佳)。

人参随用 白术椀 桃仁八分 柴胡八分 黄耆二钱 首乌三钱 红花二分 黄芩八分 当归二钱 桂枝八分 草果八分 青皮五分

加生姜二片，大枣三枚煎(方中如用党参宜四五钱，丽参二三钱，人参，酌

用之，)。

凡方中用人参，如野山土木、关东吉林、高丽、防党、潞党，须因人因症用之其分量轻重亦然。即凡方药中之轻重皆然。如原方服不知则分钱倍用（此三阴症方宜于温补药中分钱倍用）。倘轻症与幼科其分钱或减半用之。

热多者加柴胡、黄芩(参、耆、术、归、桂、草果略减少)。寒多者加桂枝、草果。单寒无热者柴芩不用(少壮者此法多效，老弱者当遵下列高鼓峰法)。

高鼓峰先生云三阴大症最难治，余于岁月未久者，用参汤下二妙丸(橘红、半夏二味，神曲和丸)，服至半月一月自愈。如年深月久羸不堪者大剂，养营汤吞八味丸，仍于汤中加附子一钱，十贴必除(久症用补中益气不效，必须遵此法)。

附案(暑邪变症)

黄君子飞余旧知也。余尝学琴于其尊，人太原广文于飞时少亦同学焉，今复同道而学医也。其尊堂夏日偶患暑症，适于飞外出延医，某治之误，用小柴胡再加苦寒升散药，服二剂病增剧，寒多呕恶不食，汗大泄，于飞旋里，频进温补，继复邀余同诊，六脉弱而无神，面唇舌俱白，且有一种寒冷象。阅近服方多用六君加归、耆、草果、姜枣等。余曰：药从温补病宜渐轻。于飞曰：仅得纳食，而症至之苦依然也。症将作必先频呕，症止而呕仍不即止，家慈最苦者呕，君先除之。余曰：此呕原过服羌活、柴胡，升动肝风所致，肝风所欲动，更乘症势，一作益挟之，以肆其升逆之威。夫木动必乘胃土，邪阻胃降，呕斯作矣。用术草枣而培胃虚以制肝，用黄耆而维阳气以固卫原，治久症汗多善法，但现苦频呕，有升无降，此等究属升提守中，愚见姑拟暂停专取降逆理虚一法，方用生左牡蛎块一两，吉林参三钱，同煎，当归五钱，桂枝、陈皮、制半夏、生姜片各一钱，于飞见信，果一服症即不复作。症止后，乃用于飞参、耆、术、归、草、枣旧方法，加入附子温少火以生气，而调养复元。

又案(症后辨寒热)

吾友黄云裳之女，十三岁，秋杪患症，医以柴葛羌防治而愈之，已进饮食，后复发热渴饮，微汗津。津医误认复感，仍用表散，热愈炽，渴愈甚。邀余，诊脉得右关独数。余曰：此食滞耳，非外感也。原治症时，辛散过用，燥伤胃津，胃液不充，因食纳而化迟渐生积热，以至壅压营卫，而不能相和。胃为阳土，故独发热。儿辈病初愈，即频进饮食，每多此症。倘仍苦寒以伤胃，辛散以却津，斯变幻立殆矣。治法宜选甘凉以养胃生津，胃津充则谷食自化，营卫自和，而肌热自解。质人參白虎法加減兩參五分同煎，麥冬(連心)、鮮嫩竹葉剪碎各二錢，生扁豆不打三錢，知母、石膏各一錢，甘草三分，石膏研末，白糖沙拌炒，后下，煎服。一剂渴热稍退，三剂全愈。云裳曰：吾今始知伤

食亦有寒热也。余曰：更不止此。云裳曰：君能为我备述乎余曰：试为君略举之风寒伤于表，营卫不能运行于外而寒热生；暑湿秽浊与燥气口鼻吸入，阻其气机，营卫不能转旋而寒热亦生；食滞阻气之升降，实火扰气之流行，营卫因失其循行之度而寒热亦生；又况阴虚生内热，阴盛生内寒，阳盛生外热，阳虚生外寒，重阴则热(阴盛隔阳)，重阳则寒(阳盛隔阴)；而阳维为病更苦寒热，有不关于营卫之和与不和，而急当讲究，夫育阴以和阳者耶。云裳曰：然则阴虚寒热与外感寒热究何以辨别而治之余曰：以有汗无汗为别。有汗属营卫不和，因营卫不充；循行失度，故或发热，或寒热叶氏论治谓若用桂枝汤当重用白芍以敛阴和营。无汗属肝肾，奇经以至阴，深远难隔越诸经以达于阳分而泄其汗也，叶氏论治谓当用芳香轻清之品以宣通八脉，滋阴益血之药，以调养奇经，倘参入当归桂枝汤法治(即桂枝汤加当归)，亦须去白芍，芍酸不走络也云。裳曰：君时云症不疑似分药味彼此妥诚然。

《评琴书屋医略》卷一终

评琴书屋医略 卷二

消 渴 症

消有三消之分，饮水多而小便少为上消；食谷多而大便坚为中消；饮一溲一小便如膏为下消(上中二消属热，下消属寒)。前贤治法，上消用人参白虎汤，中消用调胃承气汤，下消用肾气丸。其实皆津液干枯病，故赵养葵先生谓，凡大渴大燥无分冲下用大剂六味地黄汤加肉桂、五味(名加减小八味丸)，连剂频进饮，渴自止。白虎承气皆非所宜，此赵论虽变古人成法，其中实有妙义。盖人之灌溉，一身全赖两肾中水火，少火能生气，则真水自升，而渴自止(加肉桂正所以温动少火，前贤治下消用肾气丸者即此意)，然临症总贵因脉变通。上消轻，多先拟清燥法。

大麦冬五钱，连心 大天冬三钱 白粳米四钱 大生地五钱 雪梨干八钱 乌梅肉四分加生蜜冲服。渴仍照方频进，蜜不拘多少，与乌梅酸甜合病者口味为妙，酸甘盖取其化阴。

服三四剂仍渴，倘脉洪大而数，喜冷饮者，加石膏、知母。仍渴再加黄连、甘草。脉沉弱而迟喜热饮者(拟方不合)，宜遵养葵法(或肾气丸)。中消用调胃承气汤合四物汤(或去芍硝，君以石膏)。下消宜肾气丸。若骨瘦腿疼宜知柏八味加杜仲、人参、天冬、五味。

呕吐

(霍乳呕吐见下腹痛症与此不同切勿混治)

呕吐一症，属足阳明胃经有寒、有热、有虚，患此最宜明辨。其因寒而呕吐者，脉必迟(唇舌白恶饮)。因热而呕吐者，脉必数(唇颊赤口渴渴)。因虚而

呕吐者，脉必虚(唇白面黄倦怠嗜卧)。果能因脉辨症施治，必效。兹拟症近于热者立一安胃降逆轻剂以便因症加减。

金钗斛五钱，先煎 制半夏一钱半 细甘草三分 结云苓三钱 化橘红四分 鲜竹茹禄BR>

加生姜一钱同煎(或去甘草，甘能守中壅气发呕，因石斛苦，故少佐耳)。

如确审得脉数热盛，加石膏、粳米或麦冬、鲜芦根(经验方石膏、粳米、麦冬、芦根煎代茶，止热呕颇佳)。方内生姜、橘红或减少，或不用。若脉迟有寒者去石斛、竹茹加砂仁，或蔻仁，或独加方内生姜用三四钱，或五六钱。寒重者加至两零必效。若脉虚属中气虚者，去石斛、竹茹加白术、人参、大枣。虚而兼寒者，再加附子、干姜。至若呕吐而寒热往来者少阳症也，宜另用小柴胡汤主治。

附论噎隔反胃

呕吐症中更有病名噎隔病名反胃者，其人于饮食之际，气忽阻塞曰噎；心下隔拒，或食到膈间不得下(故古人亦有名之为膈者)曰隔。古人谓津液干枯为噎隔病源，忌投温补可知。误用参、耆、术以培补之，愈增其隔；误用姜、桂、附以温暖之，益速其亡。选药必须用清润之品，以急救阳明胃阴为主(高鼓峰谓治膈一阳明尽之)，如牛乳、人乳、沙参、天冬、麦冬、地黄、芦根、茅根、韭汁陈酒最为要药。选方当遵杨乘六用左归饮去茯苓加当归、生地主治。然吾尝用大半夏汤合麦门冬汤治之，亦间有犹效者。倘刺痛大便干结(大肠无血)，当遵鼓峰法熟地五钱，当归、白芍、桃仁、麻仁各三钱，以润之(如其人形体尚壮加大黄禄BR> 钱，以助血药更妙)。或用酒大黄、桃仁、归尾、炼蜜为小丸，茅根浓煎汤送下，以缓下之(大肠润利，胃口自开，然此症年五十下或可治，五十上难医。初病或易治，久病难医)。若饮食方下咽气即上逆或刺痛，启膈饮之，重用沙参以开肺气之郁，又不可不讲究也。若朝食而暮乃吐，暮食而朝乃吐，其大便甚利或溏者(与膈症分别处验大便为最要)，此中下二焦火衰反胃症也(王太仆云：食不得入是有火也；食入反出是无火也)。宜吴茱萸汤，附子理中汤或六君子汤加姜、附治之。高鼓峰亦主王太仆之论，用八味丸主治。然余治内人患此，用大小半夏汤吴茱萸汤三方合用而痊(除噎隔症外，凡治呕吐，药中磨沉香汁三四分，其效倍速)。

疸症

即发黄症。遍身面目溺皆黄，原有五疸之分(黄疸、谷疸、酒疸、女劳疸、黄汗)，阴阳虚实之别，而究湿热气蒸为患者居多。治法必从气分，宣通乃效。兹拟渗湿清热，佐以宣通气分方法(此症渴难治，不渴易治)。

苓皮五钱 滑石三钱 黄芩一钱 北杏…钱 茵陈三钱 梔子一钱半

薏仁四分

加淡豆豉三钱，同煎(或重用鲜田基黄、白连草煎汤，去渣，将汤代水煎药)。

热盛倍用梔芩。湿盛加苍术。周身尽痛痛湿阻气机也，宜倍用薏仁以开肺气，肺主一身之气化故也。炒银花、泽兰叶、藿香、叶梗、猪苓、泽泻、木通、萆薢、海金沙、腹皮皆芳香逐秽渗淡除湿之品，可因症参入加减。

但所因不一，治法颇多，即女劳瘵血难疗，自有方书可考(沈金鳌尊生引述颇详可参考。且分别黄肿、与黄疸证治亦佳)。似不烦多赘。然窃念阳黄阴黄，清温各别，每见误治者，难免伤人，是不得明辨。夫阳主明，故黄如橘子色，治胃(脉或数或缓必有力)即宜用上拟方并参以所列加减各法治之。阴主晦，故黄如熏，黄色治脾(脉必沉弱且身冷)，罗谦甫先生以茵陈四逆汤主之，高鼓峰用四苓散加炮姜、茵陈治之，重者加附子。又有脾液外越而发黄者(脉弱体倦无神，但面身黄目，溺不黄)，贫而劳苦者多(劳则伤脾，脾虚不能收摄真气故也)，宜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治之。

附 案 二

酒肉连绵之会，适暑湿交蒸之时，稍不谨慎，最易犯，此湿热疸症。拟方七味连服数剂便可全愈。余尝医故交谢司马侄，年少患此，初起即进原方二剂，病已减半，间数日再进二剂，渐愈，惟目尚黄，祇多饮乌龙茶(此茶芳香能辟暑湿秽浊之气)与薄味调养而痊(此症忌酒肉厚味)。

叶案治疸症有云，不宜下，恐犯太阴，变脉不知，亦问其症之宜与不宜耳。琴师左君逢源患此症三月余，服药罔效，延余治。自述每三四日始一更衣，今已五日矣。能食脉有力，余用茵陈蒿汤加芒硝治之，方用大黄三钱，茵陈四钱，梔子、芒硝各二钱，煎好冲入酒二杯服。服后大泻，明日硝减半，服再泻，病稍退。隔四日仍苦便难，前方去硝加桃仁三钱，服二贴，仍泻二次，继以薄味调养而收全功。

头痛

头为诸阳之会，与厥阴肝脉会于巅，故头痛一症，半由厥阴风火挟诸经火上扰所致。兹即是议订一方，其风寒虚三者，亦非尽无，然六淫五贼之分，气血虚实之别，前人成法，自有可稽，即沈芊绿《尊生》一书，引述颇详，可因其援引而博考之。至若偏正头风，当遵叶天士先生育阴和亢阳，柔润熄内风一法，参入商治。

北杏三钱 连翘二钱 蔓荆子一钱 钩藤五钱，打 白菊椀 鲜莲叶四钱，用边，切碎煎。

热盛加羚羊、苦丁茶各三钱，煎。兼感受暑气加六一散三钱引。

知确非由外感(无发热、恶寒、鼻塞、声重脉浮等)去北杏、连翘、荆子，转用生地、熟地、天冬、麦冬、玉竹、胡麻、阿胶、龟版、鳖甲等选择三五味配入本方治之，此养肝体佐以清肝，用法阴虚火浮最宜，即偏正头风亦可治。叶案所谓育阴和亢阳，柔润熄内风者此也。此等症或全用静药，羚羊、钩藤、菊花，或亦不用，或少佐之。

附论偏正头风

偏头风多属少阳，以少阳行身之侧故也。误投柴胡多致损目，以升散少阳，耗竭肝阴故也。朱丹溪以左属风属火，主血虚，右属痰属热，主气虚，遵之亦有效有不效。其初起者，不论左右，用鲜红根地胆草头五钱(如无以白茅根代之)，当归、羚羊(二味先煎)，木贼、天麻、荆子、菊花各一钱，川芎、白芷各四分，黑豆百粒，煎服多效。

另有一种正头风，数日一发，或数月一发，此乃风毒客于髓海，服药难达病所，故年深难愈，宜用菊花、沈茶蒸浓汁，仰卧冷注鼻中(或用生菜菹汁)，或甜瓜蒂五分，皂角二分，细辛一分，真麝香二厘，蜜小丸，绵裹，塞鼻中，沸湿则易之，得嚏或出浊涕窍通而痛自解。

风毒傍于脑海之旁，亦令偏头痛，倘用育阴和阳柔润熄风法不效，上从鼻治三法皆可选用。左痛从左治，右痛从右治(亦有主左痛治右右痛治左者当并试之)。又或用肉桂一分，人言一厘，麝香二厘，辛夷、细辛各五厘，胡椒十粒，为末，枣肉为丸，如豌豆大。一粒放膏药中心，贴准太阳穴，一日当见效(因风寒而起者更妙)。如壮年火盛者，愈后服黄芩大黄泻火，则目自愈。

腹痛

(中脐及脐上下痛同考)

脐上属太阴(脾)，脐中属少阴(肾)，脐下属厥阴(肝)，当分别治之。凡一切痛症，虚者喜按，得食则止，脉无力，实者拒按，得食愈痛，脉有力。

藿香梗三钱 草决明四钱 生白芍二钱 川楝子一钱半 大蒿麦三钱
细甘草七分 旧青皮八分，醋炒

加橘柚叶二钱(鲜取剪碎)同煎。脐上痛加木香五六分，炒谷芽三四钱。中脐痛加吴茱萸五六分，炒山甲一二片(皆去藿梗青皮)。脐下痛加海螵蛸四钱，茜根一钱，或再加制香附二钱，炒山查核三钱(去藿、决、蒿、芍、草五味，倘按之冷，仍须加吴茱萸或肉桂。若女子患此则当归、杞子、蒺藜、灵脂不可少，下附奇经心痛案可参)。又腹痛恒有因饮食不慎而致者，如肉食伤宜山查、蓬术、阿魏；食饭伤宜神曲、麦芽；食曲伤宜莱菔子，生冷伤宜草果、苍术、厚朴；宿食伤宜枳实、黄连、蓬术、槟榔，因其所伤之物而以主治之药为君，助以余药兼以化气痛自愈矣。然而腹痛之因更有不止此者，腹满痛而大便闭为实

，有厚朴三物、厚朴七物与大黄附子汤法。腹满痛而下利为虚，有理中汤法。雷鸣切痛而呕吐为寒气，有附子粳米汤法。慎疾者，宜小心察之。

附案

香邑黄阁乡麦树基每日交酉必腹痛(脏腑十二时流注说以西属肾经)，将交戌痛乃渐止，病年余，无有能愈之者。一医会作热积治，用朴、枳、连、柏，渐增肠鸣(寒气)，更或时吐时泻。又更一医治以自制小丸，此后则诸恙倍增肠鸣，虽远坐亦闻，腹痛每至于闷死，必酉刻将尽始渐醒而痛缓，日日如是，无有间者。危急之际，邀余诊，脉无神，结见两关左尺，拟附子粳米汤加味治之，熟附子三钱、炒，粳米、制半夏各四钱，丽参、木瓜、炙草、南枣肉各一钱，是晚痛虽止，而肠尚鸣，亦将交戌而其鸣乃息。翌日诊，原方如土炒白术五钱枣肉改用三钱，木瓜改用一钱半，是晚诸恙俱安。隔年余，适到黄阁复邀诊，据述今年上半载无恙，后半载每月复发一二次，因痛不比去年之甚，故加味复方，仅服半剂，而自能渐安，余仍用附子粳米汤合理中汤加味，为小丸，令其常服，以防后患。防党参、白术各四两，附子、当归各一两，丽参、半夏、干姜、木瓜、甘草各五钱，用大枣糯米煎稠粥，为小丸，每服三钱，早用淡盐汤送。后闻连服五料，乃收全功。

附论霍乱症

霍乱腹痛一症，又当用藿香散等法治之。王肯堂云；霍乱不吐泻，或腹胀如鼓，不得用别药，惟益元散可服。炮汤冷定，时时呷之，或连末服下，此药能降邪气，消食坠痰，和胃调中，但闻腹中有响声即是好消息，不下则吐，不吐则下，乃霍乱中妙药也(大忌姜汤米汤乌梅梅酱)。余遵是法，遇霍乱症或未吐泻，或已吐泻，用藿香叶、建神曲、大叶茶各三钱(皆能和中)，泽泻、木通各一钱(皆能降浊)，柴胡、羌活各七八分(皆能升清)煎汤，冲益元散三四钱。俟将冷服之，倘腹仍痛，仍依法进(有湿必须加苍术)，或佐以藿香散法，无不获效。又古人谓，凡暴病毋论其脉，但从其症，此诚确论。霍乱症与一切痛症、急症，脉多伏者，斯言不可不记。又谓凡病来迅速者，俱属肝经主病(五行中最迅速者，莫若风火。肝为风火之脏故也)，此虽不仅为腹痛而言。然肝主筋，亦主痛，则痛症亦不得谓无关于肝也。霍乱症本迅速而起，故亦须少加柴胡以疏肝，或佐青皮以伐肝。

附论疝气症

腹痛亦有因疝气连及脐下(厥阴肝)、中脐(少阴肾)、脐上(太阴脾)、及两胁(少阳胆)而痛者，宜遵丹溪议，专治厥阴肝主筋主痛故也。疝虽有七(寒疝、筋疝、水疝、气疝、血疝、狐疝、颓疝)，治法总以辛香流气疏泄厥阴为主，金铃子散、左金丸、五苓散三方当合用而加减治之。凡暴疝多寒，久疝多热。如

寒则重用吴茱萸、桂枝，或再加小茴、肉桂，热则重用黄连、川楝，或再加黄柏、木通，其南木香、青木香(即兜铃根)、橘核、鲜橘叶、鲜黄皮枝、鲜田基黄，皆辛香流气，宣络舒肝之品，合参入为佐使(沙参一两，同猪小肚煎羹，治疝气效。沙参清肺，能令肺金清肃之气下行，肺与膀胱通气化故也。三层茴香丸用沙参即此意)。倘欲再佐宣活络血之法，兼欲引药力直走至阴之域，则桃仁、归须、山甲、薤白、雄鼠矢，在所必用。至若者弱久疝，睾丸下坠，又当温散奇经，升举奇阳(经云：任脉为病，男子内结七疝，女子带下瘕聚)，固本补虚，又为最要，当归羊肉汤滋肾丸、虎潜丸皆治本法也。其小茴、炒，当归(小茴拌水炒，当归能通肝脏脉络之阳气)、兔丝子、关沙苑、杞子、鹿茸、鹿角霜、桂枝尖、白蒺藜，皆可因症商用。

心痛

心痛者，非心痛也，真心痛不治，乃心胞络与胃脘痛耳。订方遵苦辛降通一法，通则不痛矣。当更参后列各见症，辨其所因而加减治之。

丹参三钱 川楝一钱半 麦冬禄眯模BR> 破，朱砂拌匀香附一钱 延胡
楮 乌药BR> 钱 佛手二钱

加春砂仁三粒，连壳打破，同煎。

或磨檀香汁些少冲服，或加百合同煎(百合乌药名百合汤。川楝子、延胡名金铃子散。丹参砂、仁、檀香名丹参饮。三方皆治心痛)。凡心痛症用猪心一个，煎汤，去猪心，将汤代水煎药更效。久痛者，方中必须加当归、桃仁以活络血(若得食则痛缓，此由于积劳而营血虚，归桃外再加柏仁、胡麻、圆肉，原方减去川楝、延胡、乌药、春砂)。倘心痛切背(此胸痹症)宜栝蒌薤白半夏汤。

又痛因痰(痛而恶闷，呕出痰饮即宽者为痰)，加半夏、贝母、瓜蒌仁(去丹参、麦冬、香附)。因食滞(觉饱时暖气，直至饥而后缓者，为食滞)加草果、枳实、槟榔，或麦芽、神曲(去丹参、延胡、乌药)。因寒(痛时饮热汤热酒而痛缓者为寒)加干姜、良姜(去麦冬、丹参)。因郁(痛应背心者为郁见，症似胸痹宜燥宜润当辨)加川贝母川芎(去乌药、砂仁)。因虫(心头急痛唇白毛竖口吐黄水者为虫)，加雷丸、君肉、乌梅、黄连(去丹参、麦冬、乌药、延胡、砂仁)或用槟雄丸治之。因瘀血(心头结痛，气逆上冲，唧唧有声者，为血)加苏木、三棱、蓬术，或加桃仁、红花、降香(去麦冬、砂仁、乌药)。

又有心痛频发，痛极闷死，必吐涎水而后醒者，乃寒痰积于心脾，用炒梔子一两，煎加竹沥、姜汁各一杯，冲服。有卒然大痛，无声，手足冰冷，且气冷面青，咬牙噤齿，此乃真心痛。因寒邪直犯君火，仅对时即毙。如用猪心汤煎麻黄、官桂、附子、干姜急服，或有得生者(此法出王肯堂《医镜》，谓此乃秘要妙法)。

附案(奇经心痛)

顺邑马苏隐方伯第五妾据苏隐述，每戌亥必腹痛(戌亥为至阴之时，肝肾为至阴之脏，奇经八脉皆发源于肝肾故也)，其痛始脐下渐绕脐上及两胁，以至于心，天晓则安然无恙。平日惯以八珍汤获小效，而自能渐安，今陆医与之诊，谓脉近有力，当清其源，然后永无再发，转用苦寒剂痛益增。明日再诊，谓倍有力，论脉当清，前剂转小药力不到耳，古人谓通则不痛(至若寒者温之使通，虚者补之使通医似不晓)，且每三两日始一更衣，此治必合(幽门气钝血燥，医似未明)用大承气汤加桃仁、川楝子大剂进服，大便泻后，日夜皆痛(阴阳两伤)，且频呕不食，特延君愈之。余脉之曰：症属虚寒，理宜温补。苏隐曰：脉鼓指否余曰：鼓指。曰：脉若是，安能补余曰：未进承气前纵似有力，未必鼓指。曰诚如君言，何也曰此真气虚而邪气实耳。夫胃气充足者，其脉缓，今苦寒攻伐，胃气愈伤，是以鼓指。凡实热脉重，按仍有力，今重按则软，且唇白而困倦无神，岂有余症耶少腹痛必心痛者，经云：阴维脉病苦心痛也。奇经八脉皆发源于肝肾，原当治下，因苦寒更伤中州，法不得不中下兼顾，使急逐其寒邪而复其胃气。愚见拟用吴茱萸汤合附子粳米汤加减。先进方，用野山丽参四钱，吴茱萸附子各二钱，炒粳米、半夏、生姜各三钱，大枣二枚，一服吐止，痛减。次日诊，仍用前方加于术三钱，炙草一钱，煎服。三日诊，脉象和缓，痛减八九转，用当归(小茴五分拌炒，仍用同煎)、紫石英(生研)各五钱，潞党、杞子各四钱，盐水炒，破故子、制香附、制蕲艾叶各一钱，服四贴后，间或加天生术、关沙苑同煎，或加野山土术、人参、北鹿茸末各一钱，另炖，冲服。调养将一月而痊。半载后因房事，痛复发，且少腹胀左尺弦劲(肾虚风动)，用转方七味，去潞党、石英、故子，加海螵蛸、白蒺藜各四钱，茜根一钱，蝎尾梢一分，二剂渐愈，后仍用归杞七味方，与配人参、茸、野术、砂仁、熟地，出入而调养，以收全功。

胁痛

胁痛多属少阳厥阴，以两胁属少阳，又肝脉络布于胁也。治主宣络，佐以平肝。

川楝子枳实枯草三钱 旧青皮枳BR> 醋炒 延胡索一钱半 台乌药一钱
粉丹皮枳BR> 钱，去心 双钩藤四钱

加鲜橘柚叶，剪碎青葱管寸断各三钱。

凡久痛必入络，须加桃仁，红花以活络血，或参入旋覆花汤以降络，或佐入苏子、生薏米、降香(叶氏三味惯并用)、芥子以通络。王肯堂谓：大忌陈皮、生姜、细辛，服之即令肝胀，以其能补肝故也。用青皮宜醋炒酸，能破结，直入肝经故也。痛甚者，加醋半酒杯，冲药服。

凡痛亦当知在气在血，见症各有不同痛而不臌，按之愈痛，痛无时，止瘀血作痛也。痛而且臌，得暖即缓，痛有止时，怒气作痛也。怒气作痛加醋炒柴胡，佐青皮以伐其肝，少加木香，佐乌药以开其气，红花、当归又或酌用以和其血也(或去钩藤、延胡)。瘀血作痛加桃仁、归尾、红花(去钩藤、乌药、青皮、枯草，或少佐醋炒柴胡、川芎)，或加苏木、山查、蓬术，等若痛甚加大黄下之。此气与血见症所由，亦气与血用药所宜辨也。若微痛着于一处，此为痰痛，上拟方药不合用，必君以芥子，佐以竹沥、姜汁治之，其丝瓜络、白蒺藜、浙贝、胆星、蒺皮、青皮、黄连等，亦合佐使。

腰痛

腰者，肾之俯，在内为少阴(肾)，在外为太阳(膀胱)，故腰痛必从二经主治。一表一里，治法攸分须明。夫邪自外来而痛者，属膀胱；虚由内生而痛者，属肾，宜填宜补而温宜通，法原不一。余尝拟补肾一方，相传而服者多效，先录存之。愚见再参末分治。

金狗脊四钱，去毛 兔丝子三钱 破故子五分，盐水，拌炒 关沙苑四钱 牛膝肉二钱，酒炒厚黄柏五分，盐水，拌炒 生杜仲三钱

或用猪腰一对，煎汤代水煎药。

热黄柏倍故子，寒故子倍黄柏(或二三倍)，痛已除再加入熟地、杞子、胡桃或鹿茸、鹿角霜，多服数贴，方免复患。凡腰痛脉沉而细者，当治少阴。时痛时止肾精亏也，即用上拟补肾方主治。时痛时热，肾水亏也，宜另用知柏八味汤治之。若脉浮而紧者，当治太阳。背肉刺痛，风客于肾腧穴也，麻黄、细辛、独活、防风、生地、当归，白芍以疏其风。郁痛畏冷寒，客于气海腧也，麻黄、附子、细辛、当归、炙草以验。其寒痛重难移，湿着于藏精所也，麻黄、苍术、白术、当归、杜仲、牛膝、茯苓、薏米、炙草，以逐其湿。

脚气痛

此名壅疾，谓湿气壅塞经络致痛也，忌用补剂。若专事温补，必成废疾。有寒湿、风湿、湿热之分，宜细按后列脉症加减拟方治之。

当归三钱 旧木瓜二钱，酒炒 细木通一钱半 羌活一钱半 生薏米五钱 紫苏梗一钱半防风一钱半

加生赤小豆皮五钱，同煎。

临夜发热而痛，脉濡而数者为湿热，加黄柏、麦冬同煎。昼夜憎寒作痛，脉濡而迟者为寒湿，加苍术、干姜、附子、防己、加皮(去木通、苏梗)。其肿痛走注无常，或踝，或膝，或胫，脉濡浮兼数者为风湿，加生地、牛膝(去木瓜、薏米、苏梗)。不效，再加入芒硝、大黄同煎。若嗜酒而伏酒湿毒者，辨脉与症，或兼寒、兼热、兼风，遵上三法选药施治，重加枳椇子、干葛花，以解

酒毒。或用巴戟五钱(糯米拌水炒干去米)，大黄一两炒，同为末，蜜丸(名巴黄丸)温水送下五七十丸(仍须戒酒)。凡脚痛，山甲、地龙可加作引。若走动而痛上臂手，须加灵仙。另有干脚气痛不肿而蹇缩，枯细当润，血清燥(宜玉竹、生地、麦冬、天冬、胡麻、石斛、牛膝、归须、鳖甲、阿胶等)。又有阴虚脚痛，足跟锨肿而红，当补肾养营(宜龟版、生地、熟地、当归、大冬、杞子仁、杜仲、玉竹、巴戟、黄柏、知母、牛膝等)，二症与脚气湿症大相反，彼此误治，必增剧。

附论痿蹇症

脚气痛，外又有所谓痿壁者，方书谓痿症。无痛，不知兼湿重者则筋缓，而痿软兼热多者则筋急而作痛，余见痿症，惯有兼痛者，医用祛风药(丹溪谓断不可作风治)、渗湿药作风湿脚气痛治，无不增剧，是以特附此症于脚气痛条中(汪石山治一人痿兼痛者，用人参二钱，黄芪一钱半，白术、茯苓、生地、麦冬各一钱，当归八分，黄柏、知母各七分，连服数贴，而痿痛愈)。夫痿有脉痿、筋痿、肉痿、骨痿之殊，原不止痿于足(更有头痿、手痿、腰痿、一身俱痿)，而经谓：诸痿生于肺热(肺主一身气化，肺燥热则血液涸而不能营养筋骨故痿)；又谓：治痿独取阳明(阳明主润宗筋，束筋骨以利机关。虚则宗筋弛纵，手足痿而不能行)，纵。诸痿商治，概可悟矣。若痿壁在下，则肝肾病多，(肝主筋，肝血伤血不营筋，则四肢不用而筋骨拘挛。肾藏精，精血相生，虚则不能灌溉诸末而营养筋骨)而肺胃亦宜兼顾，大补阴丸、滋肾丸、虎潜丸、二妙丸(若肺燥苍术可勿用)、人参固本丸皆堪选。用其玉竹、巴戟、杞子、杜仲等可参入五方加减治之(三指禅注经验方，地黄四两，黄柏知母各一两，肉桂一钱，炼蜜为丸。方书有谓：血虚四物汤二妙丸合用。气虚四君子汤二妙丸合用)加龟版、虎骨、当归、地黄(可知二妙丸亦治痿症要药)。若痿症见于上则肺热居多，东垣清燥汤在所必用，即麦冬、沙参、粳米，每日煎粥饮。似极平淡，究属神奇也(此法治消渴亦佳)。

耳痛(耳鸣耳聋同辨证治)

肾开窍于耳，心亦奇窍于耳，胆脉络附于耳，老弱与久病皆属体虚失聪(聋鸣而不痛)，治在肝肾。少年或暴病，总属邪干闭窍(痛鸣聋皆有)，治在胆经，即本是议酌方，先拟清少阳络法。

羚羊角三钱，先煎 连翘壳二钱 粉丹皮一钱 苦丁茶一钱 牛蒡子一钱半 香白芷二分

加鲜莲梗三钱，寸断，鲜莲叶边三钱，剪碎为引。

气闭则耳鸣耳聋，薄荷梗、夏枯草、蔓荆子、钩藤、菊花、马勃、木通皆通窍之品，可参入加减。火郁则耳痛，菊叶、桑叶、银花、梔子亦可任加。然

原方已属统治，至若肝肾虚而为聋为鸣者，宜用磁石，六味丸加龟版、五味、远志、菖蒲主治，人参、当归、杞子、菟丝沙、苑杭、菊亦可因症选用。

牙痛

上齿脉络属足阳明胃，下齿脉络属手阳明大肠，有风痛、热痛、虫痛、寒痛、痰毒、痛瘀、血痛之分，备载本门可考。惟风热痛为尤多，因订一清络热方法。

金银花三钱 双钩藤四钱 粉丹皮一钱 丝瓜络三钱 连翘壳二钱 生甘草八分

加生柏叶三钱引(上齿痛或加石膏、知母，下齿痛或加生地、秦艽)，

风痛加荆芥、防风。水亏火亢加生地、天冬、麦冬、元参(去丝瓜络连翘钩藤)。食饭后倍痛胃火旺也，必须君以石膏、知母。大便结者加生地七八钱，风化硝二三钱(亦去丝瓜三味)。

外治法芒硝、五味、牛膝、荆芥、银花各三钱，煎水含漱。又法牙皂五分，梅片一分，麝香五厘，点入牙缝，其痛立止。虫痛寒痛加川椒四五分。痰火痛加芒硝一钱，共研末。

《评琴书屋医略》卷二终 评琴书屋医略 卷三

淋症(浊 癃闭同考)

淋有五淋之分，浊有精浊便浊之别，总属肾病。肾有二窍，一出溺一出精。淋出溺窍，而属肝胆；浊出精窍，而属心肾，不得混治。

治淋症方(可统治五淋宜辨症加引)。

赤茯苓四钱 当归梢一钱 山梔仁一钱 川萆薢四钱 甘草梢一钱 石菖蒲三分

石淋下如沙石，用银硝、朱砂、滑石等分，研匀(朴硝一味，宜隔纸炒，炒至纸变黄色为度)，每服三钱(或加发灰、石首鱼头内石灰)，即将此汤送下，甚则日服二三次(另用海金沙、木通，煎汤送)。膏淋下如膏脂，加乌药、益智仁(冲监些少)。气淋气滞不通，脐下闷痛，加荆芥、制香附、麦芽。劳淋从劳力而得，加人参、黄耆、白术，少佐升麻、柴胡(归，改用全归草改用炙草)。

血淋瘀血停蓄茎中作痛，加牛膝、郁金、桃仁，或冲韭白汁小杯同服。

至若点滴，俱无症名，癃闭，加北杏三四钱，麻黄一钱，同煎(夏月麻黄用四五分)。若癃闭而不渴，此法不宜，须另用通关丸主治(即滋肾丸)。

附案二(石淋)

黄阁乡张某，年七十余，患石淋，小便点滴而出，痛甚，少腹胀，气微喘，能食。医用清利法罔效，求余治。左尺弦大直上左关。余用大补阴丸合滋肾丸治，龟版一两，地黄五钱，知母、黄柏各三钱，肉桂六分。张畏桂性热减其

半，服后小便稍通，腹胀略减，而痛不除。再求治，余谓必须佐桂六分乃效。信服之。小便大利，出石数粒如橘核大，遂愈。

明经乡周韶石叔令昆年将三十，石淋阻塞溺窍，点滴不通，以至腹胀如鼓，痛楚不堪，卧床不起。危急之际，延余治。脉呆钝不甚应指(气不升降转旋失职故也)。余用京柿炭一个(连霜蒂煨)，朱砂三钱(二味方得白杨溶马虞阶孝廉，谓：凡小便不通，皆合用粥水送下。余用治血淋屡效。今又仿之以治石淋)芒硝三钱，同研末。用杜牛膝五钱(时药店无，以鲜土牛膝一两代)，怀牛膝、川滑石、黄柏、桃仁、大韭白各三钱，甘草梢、石菖蒲各七分，煎汤送下。服后出石一条，长约一寸大，如粗箸，小便遂频出，床地俱湿，腹胀顿消而愈。

治浊症方

建莲米四钱，连心 麦冬一钱，连心 石菖蒲五分，盐水炒 云茯苓三钱 益智八分， 远志肉八分，青黛拌水，煮干 川萆薢三钱 乌药八分，甘草梢八分，盐水炒

湿盛加苍术、白术、黄柏(去麦冬、远志、莲米)。便浊加猪苓、泽泻或海金沙、滑石(亦去麦冬、远志、莲米)。精浊加兔丝子、桑螵蛸、生龙骨，或关沙苑、山药、五味(去草梢、萆薢、乌药、益智)。赤浊加生地、当归、天冬(去萆薢、乌药、益智)。白浊加人参、黄耆、白术，或苍术、猪苓(去萆薢、麦冬、乌药，或再去远志、莲米)。凡茎中痛，必须加盐水炒黄柏为引。

遗精

此症当辨有梦无梦与湿热之因，有梦治心，无梦治肾，湿热治小肠、膀胱。阴虚者填精，阳虚者补气，阳强者泻火。故前贤治法，有宁心益肾，填精固元，与清利湿热之别。兹先拟一宁心益肾固摄之剂，以便因各见症加减治之。

桑螵蛸二钱 云茯神三钱 大麦冬二钱，连心 建莲米五钱，连心 熟枣仁一钱半 远志肉五分，制

加龟版打碎五钱，生龙骨打碎三钱，二味先煎，或加菖蒲、云连各三四分，为佐使(如有梦加多些黄连，无梦但加五味、人参)。

阴虚加熟地、天冬、阿胶、当归等(去枣仁、远志、茯神)。阳虚加人参、黄耆、杞子、杜仲、白术等(去龟版、麦冬、龙骨、桑螵蛸)。阳强加生地、知母、黄柏(去枣仁、远志、茯神)。遗泄频频，宜佐以固摄之品，如兔丝子、五味子、覆盆子、金樱子、莲须之类，选入一二味为佐使。至若精遗，因湿热者，宜另用猪苓汤法治之(其芡实、山药、沙苑、莲米，凡遗泄症皆可常食)。

便血

此症有风淫肠胃，有湿热伤脾。始则脏腑受伤，久则阴络亦损，治原不一(肯堂《医镜》芊录《尊生》引述颇详，当参考之)，兹即大肠受热者订一方

，俟因症加减。

大生地六钱 黄柏炭七分 槐花一钱半 赤小豆四钱 地榆炭七分 银花一钱半

加木贼一钱，乌梅二个同煎(梅或煨炭用)。

热甚再加黄芩、莲叶，或桑叶、丹皮如服二三贴，血仍见，必须用黑芝麻(洗净打破)、生首乌各四钱，加入同煎(去木贼、梅)。因湿加防风、白术(去生地)。因风加荆芥、当归、防风(去银、槐花)。若血下色淡者，另用四物汤加龟版、生首乌、制首乌，煎服。便合。倘便血流连止而复发，用生首乌末，米糊丸，每服三四钱，甚效(用京柿黑豆煎汤送下更佳)。《金匱》分别粪前下血为近血，用赤小豆散；粪后下血为远血，用黄土汤，果于脉症有相合，则于古法自堪师。余尝治戴姻兄便血，或粪前或粪后无定，用生首乌、制首乌、大生地各四钱，白术、防风、木瓜、白芍各一钱，当归、陈皮各七分一帖血减，三帖全愈，凡便血京柿、黑豆、绿豆、赤小豆、黑芝麻、莲米可常服(或糖作羹，或选入同猪精肉柴鱼，或猪大肠煎汤，俱佳)。

小便血

即尿血，溺窍病也。其源由于肾虚，非若血淋。由于湿热，其分辨处以痛不痛为断。痛属血淋，不痛属尿血，余订是方，施治颇效，因录存之。且此方不但治尿血，方中乌梅炭、当归、兔丝子皆倍用，生地改用熟地，其当归、莲米二味同，用黑米醋煮透，炒干，妇女崩漏，久不愈，亦会迭效。

龟腹版一两，先煎 兔丝子四钱 大生地五钱 鹿角霜三钱，先煎 白当归一钱半 建莲米五钱，连心用，打破煎

加乌梅炭二个(米醋泡洗)为引。

如阴虚火炎加知母、黄柏各一二钱(此配入大补阴丸法)。用猪腰子汤、京柿黑豆汤、旱莲草汤(方书有独重用旱莲治此症者)，代水煎药俱佳。此等间药少用则无功，多用则碍方药煎，故酌用煎汤代水一法(前芦根通草汤即此意)。

王肯堂《医镜》主心经受热，遗热小肠，用五淋汤加石莲、麦冬，而君以黄连治之。余思此方可治血淋，似难治尿血，姑录以，俟考。因《直指》云小肠有气则小便胀，小肠有血则小便涩，小肠有热则小便痛，可知无痛则无热。尿血无痛，故疑王论沈芊绿亦主肾虚，以太极丸主治。

衄血

肺火上蒸则血从鼻出，名曰鼻衄。大肠与胃热上逼，则血从齿出，名曰齿衄。均宜清降方可统治。但齿衄血症最轻者，可服药，可不服药。

干白茅根四钱，鲜者倍用 大生地三钱 元参三钱 正土桑白四钱，鲜者倍用 大麦冬三钱连心 牛膝一钱半

加鲜竹茹青远茶各二钱，同煎（方平淡宜多煎代茶）。

服二三剂。血不止加童便一小杯冲服，令引热下行，必应热盛钗斛、天冬、丹皮、黑梔、白茅花可任加。

倘鼻衄不甚者亦等齿衄，均无足虑。若其甚者，与吐血无异，盖漏血过多而不止，则非关血热，实由气虚不能统摄，急当补气以摄血，补气以生血。宜用当归补血汤法，黄耆一两，当归三钱，加姜枣煎（不涉医者逐杯试之）。此法虽气息奄奄，亦可回生。至于伤寒鼻衄，名曰红汗。瘟疫鼻衄，名曰外溃，皆喜其得衄而自解，不必再商治（凡一切血症突来太多者，必须于补气法治之）。

吐血

有内因外因，究竟因于内而七情饥饱劳力所伤者尤多，攻补温寒，须凭脉证，兹先就阴弱阳亢者，拟一方，后参末议。

大生地八钱 干茅根四钱 旧黑梔一钱 大天冬三钱， 茜草根一钱 细甘草五钱

加生柏叶二三钱鲜藕节三个同煎。

服一二剂，倘仍频吐不止，再加生莲叶三四钱，生艾叶二三钱，炮姜五六分，童便一二杯，冲服。或用田三七末。六七分，调入。如脉数热甚，加犀角、黄柏、丹皮。倘症轻者，旱莲、女贞、黑豆皮、浮小麦、麦仁、麦冬、桑寄生、知母，可任加。如无外感，鳖甲、龟版、元参、牛膝、秋石皆可酌用。若咳胸胁引痛者，加冬瓜仁、生薏米、苏子、降香以降络，桃仁、红花、以活络。吐血先见胸痛，血黑成块者，此为瘀血，加桃仁、丹皮、香附醋炒，大黄治之（皆去甘草）。然此特初患治法，高鼓峰云：血症久，古人多以胃药收功。如乌药、沉香、炮姜、大枣，此虚家神剂也。倪漱山亦云：七情内伤，脾胃先病（故多见恶心），固元汤、归脾汤、补中益气汤等法必不可少。而吾见患此症者，医不轻用，补病家尤畏。夫补以至愈后，或数月而复发，或一年而复发，卒至缠绵而莫救者，多矣。亦由其元气已亏，营血未能安常，而循行经络也。余于见信者，虽属热症，以清凉奏功，继主育阴和阳，亦必佐以固本培元之法，如生脉六味、生脉四君与左归饮加参归等，更用归脾丸原方，或遵鼓峰法加减蜜小丸常服。守此法调养，以至于康健胜常，血水不发者，指不胜屈。肯堂于火症血稍止即用龟版、首乌、地榆加入四物汤治之，鼓峰用六君加当归治之，或加黄耆，谓参耆以回其气，气回血自循行经络，或用重料六味左归等饮于水中养木，亦必加人参，谓使气自阴生也。又芊绿引《仁斋直指》云：凡气虚挟寒，阴阳不能相守，血亦妄行，宜理中汤加木香、当归（姜炮黑），血得暖自循行经络。沈修园亦谓，凡吐血服寒凉及滋润药益甚，而望其形色有寒冷象者，是阳虚阴走，亦主理中汤加木香、乌药，或木香、当归。要之，所因不一，亦难

尽述，欲通变达权，温清各当，当于本门所载博览之。

附案(肝病误治胃)

凤浦冯君，蕙庭人，瘦而长咳嗽，继以吐血，医与温胃痰药，血益甚。延予治，脉得左坚右弱。予曰：贵恙乃肝肾阴虚而生，内热薰蒸脉络，致血不得宁静。前贤谓瘦人之病虑虚其阴，今服燥药，即犯虚虚之戒，阴愈亏，阳愈炽矣，故血益甚。愚见主先治肝方，用复脉汤去桂、姜(参用丽参)加白芍二钱，生牡蛎块五钱；次日诊，仍用前方加田三七末四分，冲服，另用淡莱黑豆、冬虫草煎猪精肉汤作饭菜；再诊，脉缓血止，惟咳痰难出，转用醒胃汁以涤痰饮一法，麦门冬汤加钗斛二钱(与丽参同先煎)，五六贴，诸恙俱安；继用归脾去木香加陈皮、白芍、五味、麦冬、杞子为小丸，常服。痰咳渐除，身体日健。

又案(胃病误治肝)

凤浦胡君易堂，夏患痰咳失血，医用胶地等作肝肾阴虚生内热治，不效，且痰增胃减。延余诊，脉得右坚左弱。余曰：前人主左坚填肝肾，右坚理脾胃，今右坚治胃为要，炎夏阳气方升泄，胃阴虚而无镇压之权势，必震动胃络，络伤则络中之血因随阳气上升，倘云三阴热蒸，脉必征于左部，据理论治药宜选淡薄味，以调养胃阴，曾服腻药太多，须佐以宣畅腕气方可消痰安谷，生扁豆(用粒不打)五钱，丽参一钱，麦冬、茯神各三钱，石斛、谷芽各二钱，陈皮、甘草各四分，服三贴，再诊，血止脉缓，惟时或心悸，或汗微泄，主兼理心营肺卫，黄耆、沙参各三钱，丽参、麦冬各二钱，五味、炙草各三分，麦仁、枣肉各四钱，多服调养。仍用归脾丸加杞子、五味，蜜小丸，常服。精神自此日旺，体健胜于平时。吾因思胡冯二君皆先服清而后受补，故血不复发，实赖参耆以回其气，气回血得守其常度而循行经络也。夫患血而畏补者，多是以终难了局，因存此二案醒之。

又案(苦寒过服元气受伤)

羊城宋君勉之知医，素喜清凉，涉稍温补不敢服。久患咳血，所服药饵，无非清降，以致年余反覆不已。近服犀角地黄汤，纳谷渐减，因邀余相参。诊右脉空大无神。余曰：《金匱》云：男子脉大为劳，谓阳气虚未能收敛也。即据君述症咳频则汗泄，显是气失统摄，络血上泛之征，倘依然见血投凉，见嗽治肺，胃口从兹败坏矣。愚见主急固脏真，正合仲景师元气伤当进甘药例。能守此法，胃土自安，肺金自宁，吐血痰咳亦自止。方拟黄耆四钱，人参、麦冬、白芍各一钱，五味、炙草各七分、杞子、南枣肉各二钱，勉之。见信，连服四贴，血止胃渐进，此后从余言，自用归脾汤加减调养而获愈。

续附丁卯新案

(虚阳升泄逼血妄行)

同里黄和叔君好学士也。夏五暑热炎蒸，正天地大气泄越，时(天地气机泄越人身气机亦应之)月之廿四，绮窗挑灯勤诵(劳伤心阳亦暗吸肾阴)初交亥，忽吐血碗许。群季皆通医理，廿五早，自订四生丸服，交亥见血如前，且增恶寒。廿六自转用甘草干姜汤加味，进炙草、炮姜、五味各钱半，白术、防风各三钱(方佳但欠镇摄)，交亥仍见血如初，惟恶寒略减。廿七延医某治，某称转方佳，独嫌五味收敛(怪论，真气泄越，理合收摄)原方减此加当归更妥，是晚亥血来滋甚(归，辛动上升，无五味以敛之，地以滋之，龟附以镇导之，故滋甚)。廿八邀予，诊六脉弱尺为甚，询足冷否曰：将交亥足渐冷，冷气上少腹(肝位，肝藏血)，则气喘(气呼出心肺，吸入肾肝，肝肾阳升吸气艰于入故喘)而血溢。予曰：据脉与述症且血，必见于戌亥，实肝肾病多(戌亥为至阴时，肝肾为至阴脏，故日则无恙而交亥则病作)，原真阴有亏，孤阳无偶，失守上走，血亦随之。夫阴阳互为其根，无阳则阴无以生，无阴亦阳无所附，法当引导其阳，兼镇育其阴，则孤阳有归，而血自安。其位方用熟地、龟版各五钱，土木参、当归、附子、炮姜各一钱五分，五味子、炙甘草各一钱，中有疑暑月吐血而用参附，且会服归而益甚者。余曰：尺弱足冷，显是肾虚阳不潜藏，徒滋填其阴而不固守其阳，必难奏效。古人原有补气以摄血法，人参、附子，参附汤也，能固守肾气；当归、附子，归附汤也，能固守营气，血去已多安，得不佐温补以固守脏真群季曰：善。遂服之。廿九诊，据述昨夜戌亥血虽不来，而足冷气促仍未尽除。余仍用廿八方去炮姜，倍用附子，加胡桃肉四钱，覆盆子二钱，以摄助纳。服三贴，复邀诊，已诸恙俱安，但夜难熟睡，拟兼理心营，廿九方去龟版、附子、胡桃、覆盆加杞子三钱，茯神、枣仁各二钱，麦冬一钱，炙草、五味改用四分，连服数贴，后参入杜仲、黄耆、防党、白术、鹿茸，因脉症加减，而调养复元。

选录王肯堂先生论痰中见血一症。

肯堂云：其血或一点之小，或一丝之细，语其势，若无可畏，而病根反深。此血非由胃出，乃肺脏中来，肺本多气而少血，是以出者亦少。今因火逼而随痰以出，则肺虑其枯，而无以主一身气化矣，其害不滋大乎治法于除痰中加入止血药，如贝母、瓜蒌仁、茯苓、麦冬、元参、竹茹、苏子、薏米之类以治痰，犀角、阿胶、柏叶、黑梔之类以止血，黄芩、黄连、之类以降火，调花芷石末四五分，徐徐服之。又法用竹沥一碗，入阿胶二两，溶开，将石膏煅过一两，蛤粉一两，青黛半两，好墨一两，共为尘末，调和丸，如黍米大，每服一钱，香茶送下，其效甚速。

咳嗽

咳为气，逆嗽，因有痰，内伤外感，所因不同，五脏六腑，受病各异，兹先就寻常患咳嗽者，订一降气除痰剂，以便因各见症加减。

茯苓三钱，钗块 薏米四钱，生用 陈皮五分北杏一钱 半夏一钱半，制 苏子一钱半 甘草五分

渴加麦冬、瓜蒌(皮仁任用，半夏易川贝，陈皮易橙皮。橙皮甘苦多于辛，异橘柑皮之辛燥)。痰多不渴倍半夏、陈皮，加生姜，或瓜蒌、薤白。咳胸胁痛加芥子，少佐姜汁，炒黄连，或醋炒川楝子。热加石膏、知母，或黄连、黄芩。寒加益智、生姜，或干姜、五味、细辛(去杏苏子)。风加防风(苏子改用苏梗)。湿加防风、苍术。脾虚加入参、白术、当归(去苏杏薏)。肝肾虚吸气短(气吸入肾肝)加熟地、当归、五味，或杞子、胡桃、牛膝(去苏子、北杏、薏米或再去甘草)。

又因咳而后有痰、宜顺气，治在肺。肺主气，肺恶温燥，麦冬、橘红(橙皮更佳)川贝、知母、桑白、紫苑为要药。

因痰而后致咳，宜消痰，治在脾。脾藏痰，脾恶寒润，白术、苍术、制南星、制半夏为要，药清火兼之(宜姜汁炒黄连)。

久嗽不愈，用麦冬为君，川贝、知母、茯苓、竹茹、黄芩、苏子之类为佐，少加五味、甘草、灯心服之(因风寒虚而咳忌服)。

凡咳嗽发热不休者，不治咳而汗泄者，不治(此脏真不藏气泄而为热为汗，治当固摄脏真，如人参固本丸、复脉汤去姜桂加生龙骨、生牡蛎、磁石等治之。亦幸有获愈者)。左不得眠为肝胀，右不得眠为肺胀，俱属难治。阅叶氏《临症指南》又非仅主肝胀肺胀一说，症有疑似，病有实虚，论治者其慎之(叶氏治右不得眠用麦门冬汤，谓胃津虚无以养肺，肺病降已不及而复右眠遏之，故咳更甚。左不得眠用复脉汤去姜桂加生牡蛎麦仁治之，谓肝阳升逆太过，安能左眠以遏其升逆之威，故咳更甚，治咳血症多用此法)。若果肝胀，肺胀宜疏宜清宜敛，自有各家，本门可考，不复赘(即沈芊绿《尊生》著述证治颇详可参)。

附案（咳嗽而暗）

凡治病问其见症如何，问其致病之因如何，似较望闻切为倍要。余尝医郭廉访夫人，年约三十，外廉访久以计偕宿京，得第补外，因接眷赴任，夫人得喜信后，忽患暗症，咳多痰少，夜里每觉火升，喉舌微痛，而日间饮食无碍，遍访名医，迭治罔效。延余诊，余曰：贵恙咳先乎抑暗先乎家人曰：暗先，余恙后渐起者。余复问曰：起此恙日会多饮醇酒乎曰：无。偶因夜坐看木鱼书劳神，明早即觉音破耳。余诊其脉，两尺动数有力，阅旧服方虽多，亦不外清肺疏肺止咳除痰，中上两焦药，余转用上病治下一法，龟版八钱，大生地、

黄柏各四钱、知母、茯苓各二钱，羚羊、丹皮、泽泻各一钱。余曰：据述病因与脉相对，沉痾似易起者，药不十贴，当见效。家人速于赴任，闻余言，喜甚。时吾友谢司马茹坪偕余往郭其戚也，独讶余言曰：痰咳而用龟地，谅难见效。且重用黄柏，更属不通。余笑曰：子姑验之。次日初七复到，诊是夜已不觉火升咳呛舌痛矣。仍用前方，黄柏减一钱，再服。初八诊两尺渐缓，声音渐起，仍用前方去丹泽，方中改用龟版四钱，羚羊、黄柏各八分，加鲜菖蒲五分煎调，入真珠末七分，服连服三贴。十一日复到诊音出已亮，但欠清耳。又转用清肃上焦气分，方法沙参八钱，丽参、黄耆、天冬、麦冬(连心)各一钱，白菊、杭菊各四分，加南枣四枚，鸡子白一枚，同煎(鸡子先蒸熟去壳去黄取白煎)，仅服四贴，声音渐清而愈。茹坪曰：药已效矣。吾究未得其解也。余曰：此忖情度理耳。夫妻契阔数年，一旦相聚有期，谁复无情况夜静独坐，倍易触拨情思，且我粤之木鱼书多艳为男女之私，以过去之情，感未来之情，相火尤易妄动，脉更得两尺动数，症亦由迅速而起(五行中最迅速者莫若风火)、谓非龙相火而何龙火一动，势必上升，上升必凌烁肺金，金空则鸣，金实则无声矣。夫肾脉循喉绕舌，厥阳惯从子丑奔腾，此喉舌夜痛所由来也。余用地以滋之，龟以潜之，知柏丹泽苓羚以降之泄之，而复疏通之(羊角最灵，动能疏泄火邪之入络者)，斯龙雷潜伏而安其位，肺金清肃而守其常，其暗又安有不速愈者茹坪曰：善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作医之道亦当如是乎。

选录王肯堂辨十嗽与五脏咳以便参考。

火痰嗽者，咳必面赤，用力久而后出者是也，不宜用半夏、南星以其太燥也。惟以贝母、知母、瓜蒌仁、竹茹之类。以化痰，黄芩、黄连、山梔之类以降火、苏子、橘红、茯苓之类以顺气。

湿痰嗽者，喉中漉漉有声，嗽而易出者是也不宜用元参、阿胶、知母以其滋润也，惟以苍术、防风之类以燥湿，半夏、南星、姜汁、竹沥之类以去痰，枳壳、橘红之类以顺气，黄芩、山梔之类以降火。

郁痰嗽者，胸臆胀满，连嗽不出，喉中有喘声，夜不得眠，上饱下饥者是也，不宜用五味麦冬以其补肺也，惟以枳壳、桔梗、便浸香附之类以开郁，川贝、瓜蒌、半夏之类以治痰，苏子、杏仁之类以定喘，茯苓、黄芩、山梔之类以降火。

顽痰嗽者，胶住咽喉，挥咯不能出，必努力大嗽而后出少许，如脂膏之状者是也。不宜用煎剂，宜以散子消磨之，如青黛、蛤粉、浮海石、风化硝、瓜蒌仁、礞石、明矾之类为极细末，以竹沥、姜汁调服。以其胶固不开，非轻剂所能愈也。清痰嗽者，必待嗽而后出其痰不稠黏者是也，宜用缓药治之，如贝母、花粉、茯苓、黄芩、竹茹、橘红、苏子、竹黄之类。

风痰嗽者，肺气壅盛，必顿嗽而后出其痰，浮而有沫，状如津，唾而略稠者是也，宜用轻浮之剂以治之，如薄荷、柴苏(梗叶)、桑白、防风、半夏、黄芩、枳壳之类，少加麻黄、甘草(用麻黄宜配北杏以降气)。

寒痰嗽者，得于秋冬之交，或伤于入水宿露，或伤于冷雨冷风所致。其嗽必哮喘，或肩背觉寒，得热汤饮之即缓者是也。宜用芦吸散，如肉桂、雄黄、鹅管石、款冬花、甘草等分，为极细末，用芦管挑药，轻轻含之，吸入喉内，徐徐以清茶过口，或以此药蜜丸，如鸡豆大含化亦妙。若热嗽，去肉桂，用井泉、石若用煎剂，宜半夏、南星、陈皮、茯苓、款冬、花生、姜甘、草之类。

酒痰嗽者，因醉后感冒风热，腹中有酒积，饮浊酒即发者是也。宜用山梔、黄芩、黄连以治火，贝母、瓜蒌、半夏曲之类以治痰，蛤粉花粉、绿豆粉之类以消酒(枳椇子、干葛花更能解酒毒，亦不可少)，紫苏梗、苏叶、陈皮之类以顺气。

食积痰嗽者，每食后即嗽，其痰稠黏觉有甜意，胸膈不宽者是也。宜以枳实、莱菔子、神曲、麦芽、山楂之类以消食。陈皮、木香、砂仁之类以顺气，半夏、南星之类以消痰。石膏、黄连之类以降火。加生姜、竹茹为引。

干咳嗽者，平素阴血不足，虚火有余，喉中常痒，痒即频嗽，有声无痰者是也，宜以麦冬、知母、川贝、母元参、阿胶之类为主，治以黄柏、茯苓、花粉、山梔、甘草之类，加灯心、竹茹服之甚效。

又有嗽而两胁痛者，名曰肝咳。有嗽而腰轻痛者，名曰肾咳。有嗽而中脘作疼者，名曰脾咳。有嗽而鼻流清涕者，名曰肺咳，有嗽而口苦舌干者，名曰心咳。又有嗽而遗溺者，气虚也。嗽而五心烦热者血虚也(果一一细审而后发药施治，谅无不效矣)

又肯堂云：诸嗽皆宜桔梗，乃肺经本药，不可不用，亦不可多用，以其为舟楫之剂上而不下，不用不能引诸药至肺部，多用则又承载诸药而不能行，更能作饱，故不宜多用。若治喉痛与元参、甘草同用。若开郁，与香附、枳壳、川芎、苍术、川贝母同用。若作吐药只与甘草等分，为一大剂服之，自卷痰而出矣。汪药洲先生云：王氏谓诸嗽皆宜桔梗，此语不能无弊，骤咳者用之或宜，若久咳者肺气无有不虚，方将敛之补之不暇尚，可用桔梗升提辛散，而犯虚虚之戒乎！吾见久咳者服之而金破者有矣，咳血者服之而血益甚者有矣，虚喘者服之而气暴脱者有矣。何也凡上逆者，法宜降之也，即喉痛亦须降痰降火，仲景师虽主以甘桔汤，今法之只可作佐使，必君以芩连类之苦降，元参风化硝类之咸降，然后升提之品无疑碍也先生。此论自注于王氏《医镜》中者，因录存之，以俟同人参考。

药洲先生品高雅，文章医学并见重于同道，好勉人为善，著有武帝觉世，真经诗行世字鸣岐，又号风山，吾邑汪斋剂太史(鸣谦)之四弟也，世居羊城。

附寄冯蕙庭君调养脾胃论

余脾胃素弱，语云无脾胃弱老翁余窃虑焉，因常留意调养，迄今年及六旬，饮食虽不加，而精神无或减，且微恙亦少见者，知未始非调养力也。凡人欲调养脾胃，必先察夫脾胃性情，明夫脾胃体用，而后调养有方。书云：胃阳弱而百病生，脾阴足而万邪熄，似治胃专究夫阳，理脾专究夫阴，不知脾体阴而用阳，胃体阳而用阴，此太阴湿土得阳则运，阳明阳土得阴自安，前贤所为，特申明其用也，夫脾能升而后能运，阳气馁则无以升，胃能降而后能和，阴液亏则无以降，达其性情，明其体用，于以知纳食主乎胃，时知饥，而少纳(脾阳不伤故知饥胃阴有伤故少纳)，宜调养胃阴当用麦冬、天冬、沙参、玉竹、山药、扁豆、糯米、南枣、钗斛、甘草等以养之。知运化主乎脾，时能食而少运(胃阴不病故能食，脾阳有病故少运)宜温通脾阳当用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陈皮、益智、仁炒、粳米、炒莲叶等以醒之，虚且寒再加干姜、附子、肉桂以温之，此固无病培养善法，亦病后调治善法也。脾胃为后天养生者宜爱惜，更常戒生冷物难化物以保护之，延年之方，莫善于此矣。慎之，勉之。 《评琴书屋医略》终